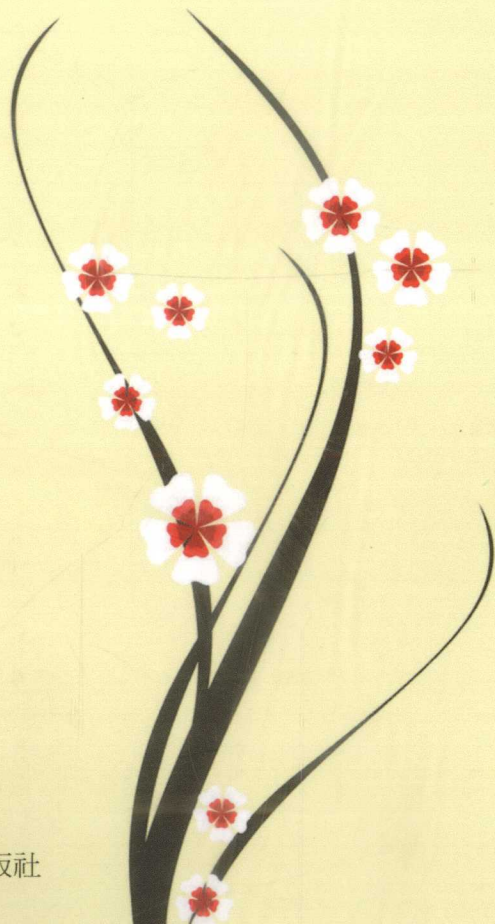


飛上天的路

程愛鴻



新譯中文出版社

站在天上来

陈鹤琴



路在天上飞

程爱鸿

新譯中文出版社

踏在天上飞

作 者：程爱鸿

出 版 社：新譯中文出版社

new translation Chinese Press

新界屯门山景邨景荣楼 1039 室

FLAT 1039, KING WING HOUSE, SHAN KING ESTATE, TUEN MUN, N.T.

承 印 者：速印网

电 话：020-23375294

网 址：<http://www.yinshuw.com>

开 本：850× 1168 毫米 1/32

印 张：5.3

字 数：10 万

版 次：2012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书 号：ISBN 978-988-19725-0-7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韩石山	1
白雪中的红灯笼	6
故乡那条音乐河	9
老槐树的故事	11
七彩石礼赞	14
饭桶的美梦	17
世界消失的瞬间	20
驭牛记	23
梦回黄河滩	28
父亲高寿秘诀	34
唉 母亲	37
宝贝小钰	41
听说我是美男	46
和克林顿一起的日子	48
岳家的“威”风	49
高于爱情	51
感谢那个看不起你的人	58
冥国游后感	62
那块绊脚石	65
让爱泉水叮咚响	68
刁民王李强	71
写给自己的散文	74
旁敲《旁白》得与失	77
说说《丹源文学》	82
水泥路中间几棵小草	87

一种跪行的声音·····	89
犀利哥力挺卡扎菲·····	92
太行山文化的夜空·····	94
点评贾平凹《说话》·····	99
心患重于身残·····	102
一枪击毙逃犯的错误·····	105
叛国之美梦·····	107
路在天上飞·····	109
人民无花空折枝·····	112
谷歌你做的不对了·····	115
尝试爱情刻不容缓·····	117
不相信自己很严重·····	119
100 元一个强奸犯·····	121
吹喇叭也是卖艺的·····	126
韩寒才是大师·····	127
休想绕开的陷阱·····	131
报纸的蠢用·····	134
袁腾飞遭批斗的兴奋·····	135
谁消灭了美帝国主义·····	140
韩寒与苍蝇·····	143
诺贝尔靶与中国枪·····	149
我是一条狗·····	155
不善言谈便笔谈·····	158
感谢自己·····	161
后 记·····	163

序

韩石山

爱鸿先生听说我不再给人写序，写了信来，说若不愿意写序，写幅墨字放在书前意思也就有了。那些日子太忙，没顾上回信，正好有个朋友的邮件需他转交，寄出前忽想起还有这么档子事，邮件已封起，便在背面写了几个小字“序会写的”。我不知道爱鸿那边是怎么想的，会不会想到这是很勉强的事，在我这边，只是行事慢了些，绝没有一点勉强的意思。

我是很愿意写这个序的，不光是为了爱鸿，也是为了我。

多年前，那时还没见过爱鸿，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叫《我与韩石山》，细细看了，说的是这么件事。二十年前，他还是个乡村小学教员，爱好写作又求助无门，一想就想到了也当过乡村教员，已薄有文名的韩石山，便给此韩写了封信，而此韩呢，居然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的来信收到了。因最近太忙，未能及时覆信，希谅。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写了信给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个教员，还和你一样，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虽说写了些作品，但大都是浅薄无聊之作，好的可说几乎没有。信上所说的你‘上谏遭难’一事，很值得同情。那年月，遭此苦难者，又何止你一人。好在‘四人帮’已垮台，国家正在趋于大治，这类奇冤不会再有了，也许是这样的，也不敢完全肯定。我们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理当做些平平常常的事，只要国家有希望，个人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甘之如饴。还是振作起来，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你既愿意从事写作，从信上也可看出你的文字功力不能说坏，那就该加倍努力，或者会在这上头有所成就的。我是半路出家，不敢收你为徒弟。不过我们既

已通信联系，日后应当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我这样说，想你一定能够理解的。

此文作者叫火夫，后来知道，就是爱鸿。

有人看了会说，二十年前韩石山还是好人呀，这么真诚，这么歉恭。我看了也有几分吃惊，那时的我，就这么和善，这么腼腆吗？岁月不居，韶华易逝，这才几年，这么和善这么腼腆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了一个为非作歹的“文坛刀客”呢。人们形容坏事做得多的人，常用“恶贯满盈”这个词儿，恶要串起，要堆满，也得个时间，借用范伟先生的腔调说句话：你咋就这么快呢？

爱鸿的文章写于二〇〇四年，二十年前，当是一九八四年。一想到这个年份，立马就明白何以如此了。出家人不打诳语，我没出过家，也不打诳语。这一年，我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此前一年，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挫磨，蒙山西省作家协会几个老作家的恩典，逆境作案，将我从工作了十五个年头的吕梁山里，调到空气污染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太原。那时的我，心态之微妙，怎么说呢，一半是庆幸一半是乖巧，庆幸得如同胶了钩的鱼儿，乖巧得如同会摇尾巴的狗儿。这样的情势，这样的心态，一个远在太行山里的文学青年，写来一封求教的信，怎能不恭恭敬敬地回覆，又怎能不坦诚相见呢？爱鸿是不知道我的处境，如果知道，他该再来信，我还会再回覆的，说不定这么一直通信通下去，到现在都能出一本“韩石山程爱鸿通信集”呢。

从彼时到现时，又是五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曾见过爱鸿一面，其时我在一家刊物任职，刊物搞个活动，我有这个权，就把他叫来了。这也是因为，这几年他已在山西文坛上打出了自己的声名。

这声名，当然是一篇又一篇作品垫起的。

这就要说到爱鸿的作品，作品的特色。

我看过的，多是散文杂文一类的东西。实在说，我是很喜欢

的，这个很字，绝不是为了语调的平缓加上去的，是本应当有这么个程度副词。我喜欢的原因，不是他的愤世嫉俗，也不是他的深沉凝重，而是他的诙谐，他的轻松。看着笨笨的，憨憨的，内里却有那么股子灵巧劲儿。有时我忍不住作想，文学是欢乐的吗？那么相声该是文学的极品；文学是苦难的吗？那么当下农民工讨债的经历，该是最好的文学的材料；文学是阴狠的吗？那么金三角的毒枭该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强劲的后备力量。什么都不是，文学不会是这样一种单一的情感，也就不会是这么一个单一的脸谱。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人，央视名嘴，前段时间听说患了抑郁症的小崔，崔永元，他那似乎麻痺，又似乎狠毒的蔫笑，该是最文学的，或者说是最具文学意味的。

爱鸿的作品里，就时常飘荡着崔永元式的蔫笑。

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档次。

然而，这次爱鸿让我写序的，不是他的散文杂文一类作品，而是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据他说有二十多万字，给我看的大约有七八万字，我知道，他这是怕我累着。读着这些带有崔永元式蔫笑的作品，人是不会累着的，用了几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全看了。但是我要说一句，读他的小说，我的感觉没有读散文杂文那样过瘾。写的，仍是那些令人发指的事，跟散文杂文所写无甚不同，激愤甚至过之。语言，也是爱鸿式的，该风趣的时候风趣，该义愤的时候义愤，并无宽贷之处。然而，怎么就没有读散文杂文那种清爽绵长的意味呢？

想了想，也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不是爱鸿一个人的毛病，许多山西作家都有，甚至可说不是山西作家的毛病，许多中国作家都有。更进一步，我甚至认为这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毛病，而是中国文学的毛病，中国文化的毛病，很早就有了，古代就有了。写纪实作品，都还恪守着做人的底线，就是诚实，务实。多少能做到《礼

记·曲礼上第一》上说的：“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能狎而敬，畏而爱，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丰富饱满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文学的人。而一到了写虚构作品比如小说，知道可以虚构，可以一重重地往上涂色，感情就占了主导，同一种色彩，怎么涂的重就怎么来。这样一来，原本是文学的优长，结果变成了奸人的同谋。那样的文学人物，反而一点文学的意思都没有了。

这只是一种极而言之说法。爱鸿的小说，即使有这样的缺陷，也没有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他这差不多十来篇小说中，有那么几篇，我还是很喜欢看的，看的我兴致勃勃，甚至有两次废卷叹息，生活中怎么能有这样卑劣的小人，人世间怎能容忍这样无耻的败类。

由此我一下子想到最近看过的一篇文章。“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该是爱鸿小说最大的特质，也是爱鸿文学事业的最大的特质。这话需要做些阐释。

这就要说到日本那个叫村上春树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在南方一个城市开会，逛书店时，受一位朋友的指点买了他的《挪威的森林》。那时我正迷恋川端康城，朋友说，川端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是村上的时代。不知是那鲜艳的封面排拒了我，还是我的心里放不下年迈的川端，回来后，翻了翻就插在书架的上一排。我可以供奉一个我亲近不了作家，但我无法亲近一个敬重不起来的作家。十几二十过去了，村上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没有长大的年轻人。然而，最近看到他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演讲，我一下子意识到了我的无知，村上绝对是一个值得我献上一炷心香的作家。我可以不喜欢他的民族，但我没有理由不喜欢这样一个作家。

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以色列将一项重大的文学奖授予了这个村上。其时正值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居住区，有朋友劝他放弃这个

奖项，说若是领了，他的作品在本土将遭到抵制。思忖再三，他还是去了。授将仪式上，他发表了一个态度显明的演讲，想来原本没有题名，中文翻译过来给取了个题名叫《永远站在蛋的那方》。且引用几句原文的汉译：

请容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形诸文字或者贴在墙壁，而是刻画在我心灵的深处。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与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无论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中篇小说月报》第七期）

应当说，在耶路撒冷的授奖仪式上，当着以色列主人的面，村上的话是得体的，也是勇敢的。他没有玷污一个作家的名声。原先为他担心的朋友看了，只会暗暗叫好，而不会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立场。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有这样的立场，而在于在有可能放弃这一立场的时候仍坚守了这一立场。这才是最为可贵的。

这些小说，是爱鸿早些年写的。从早些年的小说，到近些年的散文杂文，爱鸿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文学品质，一直固执着自己的作家立场，这就是——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可以自豪的？

爱鸿，作为一个二十多年前就互相勉励，共同期许的老朋友，现在我们都老了，差可告慰的是，这些年来，我们都还站在鸡蛋的那方，有时偶尔移动一下脚步，马上自个就警觉了，仍牢牢地站在该站的地方。

这样的序，写起来是多么的惬意。这也就是我说，不光是为了爱鸿也是为了我的原因。

二〇〇九年七月五日于潺湲室

白雪中的红灯笼

每年冬天一见飞雪，我就会想起那些非梦中才美丽的红灯笼。那些寥若晨星，高高悬挂于深山的树枝之上，闪耀些人性的光辉，飘逸些本真的馨香，令人馋涎欲滴的火红的灯笼。

我本太行山人。非是酒绿灯红后的附庸风雅，而真格的虎踞龙盘在南太行山巅上几十年了。

我说美丽也不一定的县城，虽然不具备大都市的豪富繁丽，但毕竟也高楼林立，民居拥挤，街巷蛛网，商贾俯拾即是。前不久这里是还呈现些村庄的样子，人们懒散着狗尿墙角，举止随便得像没了规矩。现如今拓宽了街道，林立了高楼，人们倒像是被一只大网罩在其中。似乎谁身后若无一股力量推动，或者自个儿思想不尽安分，多数都会生居城中卒送城外，一辈子休克了人往高处走水往远处流的甜梦与运势。许多人甚至会只缘身在此山中，和山的深度与广度也失之交臂，欠缺了与大自然的近距离接触，留下些遗憾随风而逝。

那一年，我记不起因何向深山走去了。当时已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放眼望去正如毛泽东所言：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呢。可能走着走着还时过正午，辘辘饥肠让我对野果也速思神往起来。忽然间，前方的崖畔边星星一闪，倏地就蹦出了宋徽宗的传说：相传宋徽宗避兵灾躲进深山，两天两夜粒米未进，也就是此时发现了一种叫柿子的充饥物，才解决了他的当下危机。传说后来他登基后为报救命之恩，就封了柿树为“凌霜侯”。我并不关心这传说的深浅与真伪，只是联想中被那一只只火红的美丽的被冰心老人赞美过的灯笼点

亮了眼眸，对饥饿的缓解猛增了信心。

我四下里寻觅，捡起块路边的石头，凝神抻劲儿向那红灯笼砸去。一块不中又一块飞起，树干树枝崖岩上不断咳着天籁的回音。而我还蓦然胡乱地想起几句与柿子有关的古诗。好像是白居易埋怨夫人吧：“多桑初绿即为别，柿叶半红犹未归；不如村妇知时节，解为田夫秋捣衣。”而陆游呢，却站在秋场上放歌：“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获争登场；长碓捣珠照地光，大甑炊玉连村香。”想想他二人将柿树引入诗中都只是为各自的胸臆抒发，哪有我现时投砸柿子惟以果腹般粗浅。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别捣了别捣了！”差不多同时飞快的脚步声也踢踏而至。来人是一个矮个子老农，凭着他的装样与我的直觉，就敢肯定。因为我的祖先，我的亲娘，甚至我的青少年，都未能于龙门非农的鱼跃，如果我再辨不清农与非农外貌的七七八八，过后还怎样在文人圈里厮混下去？

我说：“不就俩柿子吗？仨核桃俩枣的不值一提，何劳老叔你跑腿磨鞋的？”老农尴尬着笑了，笑得一脸皱折菊花般颤动。他抿了一下豁牙的大嘴，干咽了一下唾液，声音幽细却弹性很大的说：“小老弟你误会了。不论谁进深山来，不说树上长的，地上生的，就是俺们自家锅里，也不敢让来人空返一个。自古深山少人来，来者都贵客。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传训。今几个俺不想让你在这树下捣砸，是因为这些零星的柿子，是俺们专意给山里那些不会种地又无存粮的飞禽们留的。若这些东西全没了，冰天雪地的，让那些乌鸦、喜鹊、山雉、野鸽们还怎样存活？”

“噢！”原来是这样！我呼的心头一热，脸也微红一闪。自怨自艾道：还太行山上的常住客哩，对山中这人与大自然相倚相敬的

关系，竟也如此的孤陋寡闻。竟然还把山民的一片好心也当作驴肝肺了！真是不比不知道，越比越渺小哪！

其时，我再抬头一看，那些火红的柿子，在白雪的映衬下，正红丢丢的闪亮哩。还依稀像几只瞪大的眼睛，此时无声胜有声，让我的背脊霎时产生些细细的汗流。蓦然当代诗人刘景志的那首《红灯笼》也漫上我的胸口：“无数歌谣老去之后/谁的青衣点亮灯盏/水一样的蓝里/我好想躲在母亲的乳房后面，再呢喃一次/让心窝里的石头不再是石头。”

那一天我真的非常感激老农家的两顿饭。虽然味道不是奇美，但他们的待客真的是太实在了。碗大不说，饭盛得就像堆山。捧给我的一碗饭，我扒去一多半，还撑得再喝不下一口水去。那一晚兴奋的我和老农唠了很久，在拉拉话话的品味中，淘到了许多后来特别有用的宝贝。

那以后每年冬天，我都会一见飞雪就想起那些高悬于深山中的灯笼。记得有人赞美过它们：是老屋画中的吉祥娃；是奶奶点燃的照福灯；是爷爷敲响的丰收鼓。还说：是醉汉狂傲的喜悦；是村姑绯红的笑容；是外婆膝头的谜语。一个辗转他乡的农民也这样说过：“家乡的柿子，家乡的红灯笼，暖着游子思乡心，照着游子打工路。”由此可见，（诗人布衣）“一颗红柿子/从山脉的深处，飞来/不偏不倚，正好砸中我的头顶。/软红软红的汁液，挂了我一身/远远望去/就像山里一具/散了架的红灯笼。”

我真的想做一只那样火红的灯笼啊！就挂在那高高的枝头上，就置身那洁白的世界中。不为别的，就为了美丽，从里到外的这种美丽。像严冬雪炭的火光，像人性痴爱的温暖，即使消逝，也让那些美丽的暖流，美丽的色彩，漂游在一些人冰冷的印象里。

故乡那条音乐河

夜深人静，心若止水，就听到故乡呼呼啦啦的声音。

两只粗糙的大手捏一杆唢呐，王贵总是瞪圆那杏核大眼，一面灰黄色的圆盘大脸上，让那些麻子坑坑起伏闪烁。叽哩哇啦的声音做成高亢的曲调，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死人的葬礼上这样吹，娶新媳妇那天也这样吹。深山里的百姓就像是永远喜欢着这声这调，所以，这不朽的音乐就一直奔走于山乡，传承于民间。

松贵的个子不高，但圆亭敦实。头顶总理得平展展的，鬓发保持有棱有角。说话时习惯下巴一扬，字如炒豆干崩利脆。时常一把头弦（胡）大腿上一放，先就“吱嘎”拉上几下，让猛响之音穿云裂帛，把自己的不凡亮相观众。往往舞台上演戏，一定要超出帷幕，让台下看清自己听清头弦。而且他拉响的乐音往往比舞台表演者的演唱声强大，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突显着自己的技艺。如果有演员唱错了或是其他乐器配合不上，他会立马甩袖而去，甚至抓起什么摔什么，从不管别人的尴尬，更不顾观众的情绪。但他拉出的曲调的确很少失误，常常属乐队正确的引领，他无愧于严于律己，缺点是从来不能宽以待人。

天贵的个子也不高，但比松贵粗壮，虎墩墩的身坯。长方脸，腮帮子鼓鼓的，像是永远含着颗肉丸子。他喜欢打鼓，偶尔也敲大锣。他打的鼓音花哨，表情总似自信超群。演戏时他打三个鼓，一个大扁鼓，一个中立鼓，还有一个不是“咚咚”响的小皮鼓，老百姓都把它称作二簧鼓。只能发出“哒哒哒哒”的声响，在演唱中起到拍节的花点效果。在葬礼或娶媳妇时，天贵会把一颗不大不小的

鼓吊在胸前，两只手一左一右很有弹性的敲打，他总是翘下巴挺胸膛，嘴角叼一棵冒烟的香烟，常常半笑着瞟人，像是玩儿生活的幽默。

丑妞，并非女性，是一个不长胡须的汉子。不高不低的个子，瘦长脸，红面皮，大奔头。一笑露出两颗不锈钢的牙齿套来，因牙套没钱镀金只能算银货。人们见他笑时特别多，一说话就像是笑，所以经常有人开他玩笑说：“俏皮鬼、吃囫囵，插支钢笔没墨水，镶着金牙咯支嘴”。他就红了脸，嘴里“嗔”的一声说：“不要取笑人”。丑妞做人是非常本分谨慎的，就是在乐队里也只敲打小锣或拍拍小镲。跟定那不变的节拍，从开始响到结束。

光孩是个没鼻子的人，闹天花病把鼻子塌了。小圆脸，一直像是露着两颗门牙。脸上的沟沟坎坎多，胡子却稀拉拉的。他的本领是不识字不识谱却会拉嗡(大)胡，给所有演出伴奏。再新的曲谱，再难演奏的曲谱，只要听过一两遍，立马就能跟上去配合。这个不够五尺高的男人，一辈子打了光棍，最后把他那点奇特的本领也带到冥国去了。

长牢喜欢唱戏，特别是上党梆子戏。咿咿呀呀的吼，呜呜啦啦的嚎，还撑脚舞手的比划，尽管样子拙笨，形象不雅，但他自己并意识不到。他在家唱，在田间唱，在路上唱，终于就被大家认可了，进了文化室演《沙家浜》的郭建光。他的声音确实高亢响亮，至于动作不大好看，观众忍一忍吧，一个纯粹的农民，你不能要求像专业演员那样。再说看这样的演员唱戏，分文不花，你得知足不是？

还有谁呢？那个非常欢心当一名日本兵或国民党兵的群众演员，那个后来沦落在外口口声声不缺钱花的赵加存。这些可爱的农民，这些曾经为所谓的样板戏付出心血，为山村百姓带来过欢乐的

小人物，这些鲜活生动过的形象，今天都哪去了呢？是天国还是地狱？我虽然清楚他们已埋入土中，就在他们曾耕种过的黄土地里。但是，这夜里的声音为何还余音绕梁，不离不弃的徘徊枕侧？他们真是太鲜活了，极尽努力也走不出我记忆的细胞，他们就定格其中，凝固其里，在我有生之年，我想他们是跑不掉了。因为他们曾经和我一起吃过大锅饭，一同登台演奏过，一块儿说说笑笑是经常事。可惜呀，许是经过 60 饥饿的考验？或是学大寨体力的透支？他们大多没有活过 60 岁去。

岁月的山泉已一江春水了，我展眼到了无爷爷的年龄。眼看叔叔伯伯们也将全体退出视线，我辈就将慢步丈量暮年的河山。故乡那条音乐河怎么样了？前不久我又回故乡参加了一场葬礼，在葬礼上见到，山村的音乐虽然增添了小号、电子琴和硕大的音箱，但是那千古周礼的曲调，仍然此爱绵绵无绝期，继续着，继续着上达远古，后传未来。

老槐树的故事

故乡有棵老槐树，真大可不是假大。几百几千岁了，从没人说得明白。它枝叶繁茂如大伞盖，参天耸立在村口，栉风沐雨，重叠沧桑，像黄山迎客松一般，迎来送往着所有的过客。乾隆皇帝在它的树荫下歇过脚，曹操也骑着马晃悠着从它身旁经过，还有箕子、马武、李白等名人大腕，都见证过它的不屈的成长。

我并非在此胡言乱语，为故乡争光而无中生有。你可以翻一翻史记或我们的县志，看看有多少名人政客路经太行而走向中原？或